

戏剧春秋

勇于革新创造，善于吸收新鲜事物，及时反映现实生活，对戏剧艺术的革新创造有一定贡献。

著名演员有王鸿寿、汪笑侬、潘月樵、周信芳、林树森、盖叫天、金少山等。

其实“京”“海”两派实属同祖同宗，一脉相承，据肖长华回忆：1907年富连成科班卖座欠佳，邀到梅兰芳、周信芳搭班演出，海报一出，连卖满堂。

曹受烈

周信芳所创建的“麒派”艺术在获得广大观众承认之后，也为不少“京派”演员所折服。袁世海、裘盛戎先后吸取麒艺的精髓而丰富自己；高盛麟的《走麦城》完全套的麒派路子；李少春、李和曾等相继拜周信芳为师，可见“京”“海”本是一家，为京剧的繁荣共同作出了贡献。



牧羊图 余凡 作 型结构则巧妙地民间剪纸的造型符号揉进水墨写意的笔法之中，在颇有装饰趣味的似与不似之间，抽中见巧，展现出画家对三秦故土独特的审美意向和情愫。他的画多次获奖、两次参加赴日展览，赢得行家的好评。

对这些已经不一般的探索成果，余凡总是不满意地慨叹：“我画的都是遗憾。”他面对苍茫的群山，常常想起遥远的苦涩的往事。在无止境的艺术跋涉中，余凡将会付出更多的艰辛，也将收获到创造的喜悦，这也许是一切不甘平庸的画家的宿命。

需求的被满足，无不令人在心理上去体味生命的脆弱与顽强。“大地风雨衣”则别有一番滋味：绵绵秋雨、洗成青白的长城，清灵的背景上，走来三位风彩翩翩的少女，手举彩伞、身披风衣、健美的步伐踏向一次青春的约会。伴随着少女们节奏明快的伴唱，一种青春的激情，一种人生的悠长，会引你去回味昨天美妙的一瞬，想起早已离去或即将出现的友人、抑或一个留下遗憾的雨季。

“长岭——阿里斯顿”虽只有一位修长谐调的女性出现，却在简洁的法式着装、对称的几何型画面中，富于象征意味地展现出一层新鲜的现代感受，透着实在的时代感。至于“L——15录相机”的广告，简直就是在对你进行“观念轰炸。”那赤脚披发手持巨笔的少女一出场，就以毫不遮掩的勇气，告白着对传统技术的挑战与自信，出现在笔端的鲜红的“L——15”，仿佛就是一份领先超群、当仁不让的宣言书，从少女那双杏眼中放出的冷峻目光，挟着咄咄逼人的气势，直能把你的观念系统彻底拾掇一遍。

你喜欢的电视节目，正可谓如高山流水，那么在电视广告中，也不乏清风明月。不信，试试。

京剧的「京派」与「海派」

京剧素有“京”“海”之分，所谓京派重唱，海派重做，因此乃有北京人听戏，上海人看戏之说，然自谭鑫培至梅兰芳，由周信芳到马连良均以唱做并重而著称于世。这些艺术大师的艺术实际上是一个整体，梅先生的《贵妃醉酒》与周先生的《徐策跑城》中的唱腔与舞蹈，本身就是无法分隔的。

客观上讲，“京”指北京，是清末起在北京逐渐形成的京剧艺术流派。主要特点是重视基础功夫的锻炼，严格讲究艺术规格，对继承传统，保存遗产有一定贡献。著名演员有谭鑫培、余叔岩、梅兰芳、程砚秋、马连良、杨宝森等。

“海”指上海，也是清末起在上海逐渐形成的京剧艺术流派。主要特点是在掌握基础功夫的同时，

杨家岭为群众演出，笔者便起身告辞。临别，负恩凤说：“虽说我们刚认识，但若有为工人演出的机会时，只要叫我，一定来，不会摆架子讲条件的。能为人民唱歌，用歌声去鼓舞人向上，自己心里就满足了。”

乐为人民献歌声

——访著名歌唱演员负恩凤

赵津

主席说过，为什么人的问题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。一个时期，文艺成了自由职业，走穴成风，看到这些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”

在回忆自己艺术成长的道路时，这位长期扎根于群众的艺术家深情地说道：“我是带着红领巾参加文艺演出的，小学刚毕业，就来到团里，当时的第一任团长，现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顾问金照同志，常给我们讲解《讲话》的精神，强调文艺工作者应为工农兵演出。我们团就一直遵循这个原则走过来的。从五十年代到现在，我走遍了陕西的各个专区，深入厂矿、农村、部队演出，来延安已经有10多次了。30多年来，先后演出3000多场次，灌制唱片、盒

式磁带180余种。”

负恩凤又说：“前些年我随团到铜川煤矿，在井下为采煤工人演唱，矿工们非常高兴，说如今在井下掌子面也能听到你的歌了。记得我们文工团小分队下基层慰问铁道兵，有一天，我专给伤员演出，当我看到为修筑襄渝铁路而负伤的战士时，泪水夺眶而出！情不自禁地一首接一首地为他们唱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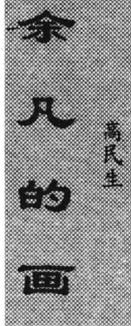
夜深了，这位走到哪里演到哪儿的、独具民族风格的歌唱艺术家，明天还要去



刊头设计 孙本乡 本报编辑 冯瑜

对于有创造意识的画家，“一般”是个最可怕的词。“一般”的画，没有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感情苍白、格调平庸，显示不出个性风采。将近中年的国画家余凡，象一切普通人一样，也有柴米油盐的种种困扰。但更使他苦恼的是总想画出不一般的中国画，踩出一条跟旁人面貌不同的路。在画上，余凡真不甘心一个“凡”字。

当今画坛，由开放而产生的种种新潮画派，此起彼伏。在耐得寂寞的艰辛寻觅中，当他领悟出艺术不仅仅是现实生活表象的翻版和修饰，而是一种真情的流泄、是生命个性的张扬时，便毅然舍弃了严谨的写实方法，终于真诚地爱上了中国民间艺术。这是一个艺术思想能够任情驰骋、艺术个性最能自由发挥的天地，没有艺术异化带来的偏见，没有故作深奥的理性框框。如果承认民间艺术是艺术之母的话，余凡的画是吸吮了母亲的乳汁，又反刍了传统文人写意画的精髓，扣合着自己的天性，用心灵去感应现实的酸辣苦甜。取材于民俗、民歌的人物画《钟馗除鬼》、《五哥放羊》、《山枣红了》、《陕西民间社火》，在画面结构上，可以窥见现代构成的因素；造



余凡的画

并不出名；第二个唐伯虎便是人们所熟知的明朝江南才子唐寅；第三个唐伯虎也是明朝人，时间比唐寅稍晚些。他虽是苏州的一个俊逸书生，却没有什么成就，后来娶了华太师的婢女秋香为妻。因为他和唐寅同名、同朝代、同籍贯，所以小说家便把他“点秋香”一事移到唐寅身上，集中塑造了一个“风流才子唐解元”。这样一来，那个真正娶了秋香的唐伯虎，反倒被人们遗忘了。

世上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。对电视广告，多数人叫苦连天、避之如恐不及。但如果沉下心来，放出一点观赏的姿态，或许会发现，伴随着丰富多彩的画面扑面而来的，并不都是恼人的商业气息。

此间亦有清风明月

——谈电视广告欣赏

李志利

今天的广告已摆脱了初期阶段那种大喊大叫、逼你掏钱的粗陋面孔，开始走向以美的造形、诗的意境、生活的情趣、时代的色彩沟通你、感染你的阶段了。

别林斯基曾经说过：美的东西，就是那些让我们联想起生活的东西。电视广告通过小小荧屏，悄然怡然走近你的生活时，你就会感到一种亲切温馨。“五洲——阿里斯顿”的广告就具备一种艺术形式。抓住了这一点，就能把“人见人爱”的“美”，缓缓输入你的神经、以至你的心灵最隐秘的一隅。“东方——齐洛瓦”的音乐就有一种庄严沉雄的气势，音符本身就在展示一种严峻的感受。画面上，一位在烈日古道上天涯孤客，满怀渴望地放出疲惫的目光去寻找最后一丝希望——他找到了。这大漠荒野的壮阔，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和谐，这一种拯救

妇、一个孩子、理想的家庭构成。桔红的色调，流动的画面，脉脉的情致，种种柔情都凝聚在爸爸带回来的一只小小礼物——小冰箱上。加以那支能“伴随着岁月流程”的反复咏叹的轻歌，确能让人抛开点儿沉重、增添些梦幻。同样能使我们想起生活的，还有那些真实地表现出生活原貌的广告。如有一个“黑米粥”的广告。就是一个男孩儿，认真地从抱在胸前的金属罐中挖出一勺黑米粥，放入口中，香甜地下咽，然后伸出小舌头珍惜地舔舔嘴角，傻而乐地不加装饰地说一声：“我最爱吃黑米粥。”自然、朴实、童趣，足以令人想起娇子的憨态、童稚的可掬。

广告虽有商业特征，但也应成为一种艺术形式。抓住了这一点，就能把“人见人爱”的“美”，缓缓输入你的神经、以至你的心灵最隐秘的一隅。“东方——齐洛瓦”的音乐就有一种庄严沉雄的气势，音符本身就在展示一种严峻的感受。画面上，一位在烈日古道上天涯孤客，满怀渴望地放出疲惫的目光去寻找最后一丝希望——他找到了。这大漠荒野的壮阔，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和谐，这一种拯救



周末摄影 陈伟 摄

历史上有三个唐伯虎

提到唐伯虎，人们便自然地想到那脸炙人口的“唐伯虎点秋香”的故事。其实，在我国历史上共有三个唐伯虎。据考证，第一个“唐伯虎”为北宋学者，名瞻，字长瑞，今四川丹棱县人，专门研究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，但自己并没有著作传世，所以

宁愿死 (笑话)

古时有一人爱唱戏，可是哑哑嘶嘶遭人讥讽。他十分恼火，便手持一把大刀，在郊外路边埋伏。待一老头路过，他大喝一声，将刀架在老头颈上，唬得老头连喊救命。他说：“我不要你的钱财，只给你唱一段戏，你若说得好，我便放了你；若敢说半个不好，一刀杀了你！”老头颤惊说：“你唱吧，我最爱听戏。”唱戏人便放下刀唱了起来。唱毕问老头：“我唱得怎样？”老头伸颈道：“你还是杀了我吧。” (吴延军)



谜语

- 1、国 (关隘名一)
2、黛玉之死 (寺庙名一) (夏建松)
3、上下盘旋 (字一)
4、风云古刹 (离合字一) (刘同友)

上期谜底：爱滋病 夸父 无所事事 鲜客来

